

法觀

希運

惟則

法照

慧寂

惟叡

定禪

元慈

明準

惟實

惟靖

惟休

希運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五卷

僧部列傳四十一

唐十七

法觀

希運

按宋高僧傳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周氏初遊彌陀寺聞有慕義屬相者爲佛經所謂網羅相也

爲童孺禪後忽然乃有出塵之志遂請國清寺度投元

璋律師執侍瓶鉢非父母不沮之若迎獲難鳥啄殘

萬聖廟年十八納供俱法真由尊根植信解天

然舌懶教文洞明三觀兼得深究神異迦藍曾莫我

知少覺百家獨通佛教善屬文長於詩學凡其書

伯翰軒齋風流滿野堅持重若嚴君焉見則畏伏

允就凡忙以待貴士或愧財實空過人曾往蘇無

蓄或曰貴人所施皆可施何不已用耶對曰恨未

能捨頭目見財財子大中初天下幸利中興觀入京

請大鍾禪寺鳴擊并重勸歸公休弘公休神公

惟善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歸復詩就舞舞寺大

中奉山西江表薦俄歸路相望觀逐併推金施之又山

僧物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永

泰時當以指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

一旦豫南人命觀帝食可去寺一十里餘其夜溪澗

泛溢無人可渡謂觀不水須刻而至且無濕溫作用

可知也人皆異之造履屐謂曰足盈滿嘗懷可厭乃

矣往往翠屏山蘭若獨後續天台山衆刻請爲僧正乃  
佯狂隱麻州牧杜雄逐秦始皇帝求紫衣觀聞之若  
愚忘不樂後無疾而終焉

惟則

惟則

按宋高僧傳惟則者報俗忘情禪物凡見應答

舉則波隨常像是生者之樣不得不立初之

觀也如劉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木則

如如也落落蕭然三昧安得不現前乎是以曹勸化

迷俗得不以此爲先李歎由是若離若塑形像森然

法觀

希運

惟則

法照

慧寂

惟良

惟靖

惟寂

神異典第一百六十五卷

僧部列傳四十一

唐十七

法觀

希運

惟則

法照

慧寂

惟良

惟靖

惟寂

按宋高僧傳清觀字明中臨海人也姓周氏初遊彌勒

乃剃髮投爲黃檗山寺出家成爲沙彌後爲僧號王

商載凡所領閱聞起號爲內然悉稱不羣人莫

輕測而乃親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若運

偷窺之甚日時閃爍儻然射人相比而行載路巨緩

泛泛淹滯於是招至倚杖而止其僧暫遠去乃強

激發之曰師要渡白鷺記其僧暮衣晚步若履平

陸晉無沾濕已到他岸矣過頃招手曰渡來遲載手

呵曰咄自了旱知必斷汝願其何辭曰異大乘法

器吾所不及縱能傳我只收尋甚少頃見剃微悅

自失及博遊京闕分離及一家門別之後同姥

曰大無取乎逮日主不因實何無厭之有旣名施

食在歲曰五障之身奉禮患國師來勸師可往

尋百丈山禪師所借鑑識平堂子真大乘器也遇

念受遷記熟故同還洪井見海藏禪師問心趣

請大鑑禪師鳴擊并重勸師歸公休師公休

嘗謂師也柳復有詩序送其東歸復請就慈雲寺大

中參西江表薦佛燈相望觀遂併推金匙之又山

僧物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永

矣時當以指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

一旦豫南人命觀帝食可去寺一十里餘其夜深禪

泛盜無人可渡謂觀不水須刻而至且無濕溫作用

可知也人皆異之造屐而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永

矣時當以指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矣

佯往翠屏山蘭若獨後續天台山衆刻請爲僧正乃

詔准德州牧杜雄逐奏詔宇宣闈紫衣勅聞之若

愁思不樂後無疾而終焉

惟則

法觀

希運

惟良

惟靖

惟寂

惟寂

惟寂

惟寂

按宋高僧傳惟則者報俗忘情禪物表凡應審

舉則波隨常像是生滅之緣不得不立初

觀也如觀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未則

如如也游嵩山三昧安得不現前乎是以曹勸化

迷俗得不以此爲先李歎由是若歷若塑形像森然

舉則波隨常像是生滅之緣不得不立初

觀也如觀嚴君次則其心不亂中則觀門自成未則

極事進使天色之間徧加激勵。蓋不太子太后郭氏元和中爲母齊國大長公主追福奉慈精舍接擇名德則乃預選入居木久之開廟四明鄧山有育王塔東塑刺蓮阿求現住專禮焉。既意滿七寶寺供養京邑人皆傾羣歸信焉。

## 明準

校宋高僧傳明準者不詳。族姓生緣本天台靈隱道場出俗遊方至京邑觀古之神憐智號於花陽北山刊石寫經灑金以供慈氏下生兒水火之處又東洛長壽寺寫華嚴聖寺寫法華嵩山松寺寫楞伽悉刊貞珉皆國不朽。卒於貞元庚寅歲春正月廿二日。

僧山攻石悉稱慈知匠氏不度山靈隱寺時率羣舌陰毫善施依於定中見若干幅無言靈石冥冥之間如有幸利皆中刻字。唐寧遠捕獲崔公澈幕府參佐名書一品從序至勤發凡一十八卷。碑挺立不尋舉工準之化人皆類此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復不詳終所。

## 法照

接朱高僧傳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接止衝州玄峰寺勢修不隔於僧堂內。渴跡中忽視五色彩雲內現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有山下有洞淵北有石門。人可五里有寺。金屬題云大聖竹林寺。寺目擊分明而心懷兩種。他日嘗宿於銚中五色雲內現其五疊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幾。恐絕是池臺樓觀。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田食事方誠心疑未決歸我問僧者有曾遊五

豐山否。時有嘉延景淳二師。一言曾到。一與外因所見。一昔得合然尚未得垂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標臺九旬起五合念佛道場六月中未時遇見祥雲瑞霞。并寺宇中有諸樓閣閨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後揚行道衡州舉頭或見滿佛。與文殊皆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沒之者皆深溢血改變。至西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生照云。師先發願往舍身色世界奉觀世音。今何不去。照惶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雖乞死。見驚懼。遁場重發願。夏滿約在任是火聚水河發無退蹤。至八月十二日於南嶽與同志慕人。圓寂。有示果無隨藏。期五年。

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違。其夜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藍天。入室內。乃問衆云。此何所也。吉凶焉。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即具威儀導光至寺東北五十步中。間果有山。山下有樹。南北有二石門。一青衣千年。八九歲顏貌羞耻立於門內。一褐苔射。一日紅眉。但歡喜笑。問之。曰。紅眉怕只歡喜。謂我到五十年後。將無著兒。大聖處處禮達至七寶園。其果纏熟。其大如盤。便取食之。食已。身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謝退還見一青衣。直至門外。謂曰。單頭蓬生。所在倍恭。方立石記。至今在焉。後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棲止。安止泊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社金剛窟。利無著兒。大聖處處禮。三十。五佛。名照禮。十佛。召。伏見其處。惟淨淨。曉宮殿。文殊。一萬菩薩。及佛。利居在一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無歸寺。寺夜更於華嚴院西棲上。忽見李東山半有五聖衆。其大尺餘。照覩。心神驚。又百登鑑。一時便分如願。請謂分爲千炬。言訖。便分子數行。行相對燭於半山。又更獨面金剛窟所。顧見大聖三更盡到。見僧仰。是佛陀波利引之入。聖寺。寺內有覺。教傳至十二月。有送於華嚴寺。華嚴院。

入金佛道場獲枯要期聖生淨土至七日初夜正  
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華山境  
界何故不說言是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是日申  
時正念誦矣又見一梵僧可八十乃謂曰汝所  
見華山境異胡不流布普使衆生令聞發菩提  
心獲大樂乎然曰苦無心說故對道恐生疑惑故  
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捨人游見汝  
所見境界便乘牛兒聞之者發菩提心作善鼓錄  
月照圓斯語便隨懷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  
六年正月內與華嚴寺照圓等三十餘人隨慧  
至金剛窟所親視一般若院石標記於財後衆誠心  
願仰悲意未已隨問釋慧具音相允解分衆皆  
聽之驚異九百數十所見不虛故書於座壁嘗使見  
謂後詔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頌成建寺 題莊嚴  
精禪便號竹林蓋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惠典  
第十八人於東臺觀曰光數四次有異雲霞縹空開  
見五色通身光亮內有圓光紅祖文殊乘青毛師子  
乃垂微下雲五色圓光衍於山谷照後復變無量無  
不盡

惟實  
按宋高僧傳惟實姓湯氏富陽人其爲人慳修傷其  
行禪觀其心淡然靜居長坐不寐每母氏抑其無心  
不客披剃既而鑿開島遊學大泉飛身善用之編參  
同遊華藏寺尋得天寶中住杭州者若萬山夜聞兵告曰  
遂遷秀巒名山官父慕旨自登其山洞窮其石壁  
削成秀巒名山官父慕旨自登其山洞窮其石壁  
日後開元年中始復斯堵遷廟後此有終焉之志則

入金佛道場獲枯要期聖生淨土至七日初夜正  
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華山境  
界何故不說言是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是日申  
時正念誦矣又見一梵僧可八十乃謂曰汝所  
見華山境異胡不流布普使衆生令聞發菩提  
心獲大樂乎然曰苦無心說故對道恐生疑惑故  
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捨人游見汝  
所見境界便乘牛兒聞之者發菩提心作善鼓錄  
月照圓斯語便隨懷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  
六年正月內與華嚴寺照圓等三十餘人隨慧  
至金剛窟所親視一般若院石標記於財後衆誠心  
願仰悲意未已隨問釋慧具音相允解分衆皆  
聽之驚異九百數十所見不虛故書於座壁嘗使見  
謂後詔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頌成建寺 題莊嚴  
精禪便號竹林蓋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惠典  
第十八人於東臺觀曰光數四次有異雲霞縹空開  
見五色通身光亮內有圓光紅祖文殊乘青毛師子  
乃垂微下雲五色圓光衍於山谷照後復變無量無  
不盡

惟實  
按宋高僧傳惟實姓湯氏富陽人其爲人慳修傷其  
行禪觀其心淡然靜居長坐不寐每母氏抑其無心  
不客披剃既而鑿開島遊學大泉飛身善用之編參  
同遊華藏寺尋得天寶中住杭州者若萬山夜聞兵告曰  
遂遷秀巒名山官父慕旨自登其山洞窮其石壁  
削成秀巒名山官父慕旨自登其山洞窮其石壁  
日後開元年中始復斯堵遷廟後此有終焉之志則

屬海寇氣足奸噲也聚分以劍劫殺戮無辜至辱香  
山衆首充質實錄取自先以大石掩洞門誠可三  
一百省復昇巨石闕二丈餘鋪其穴口實起階梯以  
攀援之羣盜拜以酒之而去邑民爭之遂立榜舍  
弗再歲而成大勝八年也太守笠儀奏寄香山巡  
檢焉欲變僧七人錄名矣以自元年冬云疾終於  
寺顯歿而化也春秋六十法臘三十一矣

慧寂

按宋高僧傳寂俗姓葉諭州須昌人也年登十五

慧詩由家父母都不聽允至十七再求幸願猶深未

決其夜有白光一道從西漫來直貫其全體時父母

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乃許願左無名指及小指

器指致就學隱三呂謝勤勞如此父母知不可留捨

之依南華寺遁繩師下削染髮十八尚爲愚憲

持道具甚知識先見耽研數年良有所得後參大

鴻山禪師提活潑之機拍十四五年而足號持杖

脚踏凡於僧徒多示其相時舉舌倒寂滅叩頭凡

器若微下雲五色圓光衍於山谷照後復變無量無

不盡

惟實  
按宋高僧傳惟實姓湯氏富陽人其爲人慳修傷其

行禪觀其心淡然靜居長坐不寐每母氏抑其無心

不客披剃既而鑿開島遊學大泉飛身善用之編參

同遊華藏寺尋得天寶中住杭州者若萬山夜聞兵告曰  
遂遷秀巒名山官父慕旨自登其山洞窮其石壁  
削成秀巒名山官父慕旨自登其山洞窮其石壁  
日後開元年中始復斯堵遷廟後此有終焉之志則

真蜀都止呼定蘭塔院於今香火不絕云

鵠休所著

按宋高僧傳休不知何許人也神宇標擬元機幹

連居閩黃檗山寺示教之外快然坐覺復言苦儕須

僕僕盡則何憂何懼我俱泊道矣人皆不厭其旨

及廣明之際果空斥休出寺外脫納衣於松下磐

石之上日餐不汗清淨之地而安詳領有刃刃

下無皿匙翻盤裏葛布微侮門弟子最先觸難其

是收舍利七顆棄而貪之有篤善者以故猶如貿易

之追之屢及遂往南歸古之曰死生貴賤苟存吾卦

在野在之失尊失孰知其然也泊復真之於塔分

之七粒藏於琉璃塔中坐然光色毫時僧都者文作

頤和德焉

全書

按朱高僧傳全諱裕姓何氏泉州人也少而好秀

度宏遠而疎略聘游濟公爲師往長安送西明寺

禪公與受滿足法師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

稱寺垂成達尊號錫號武陵德山兩處相應更

無疑滯後居所都洞庭地曰臥龍乃築室而授徒焉

徒化頗廣又居唐平山山石巖壁草堂而號巖嚴何

凡所施用皆削繁惡然而坐任衆圍說曰汝何不

思惟家中有多少事實於選惟之境蓋得越之相

者都便光將已來中願多事諸侯角立競勝來刺探

事懷越州永兄弟率財使辟南嶺釋舜元泰指碑頌德  
提唱斗坡時號巖頭法雖其領舍都  
元惠

按宋高僧傳愚行明俗對嘗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於

也父母文林郎雲騎尉溫州錢智慈即仲子也髫齡

頗悟而渴求良師既慕惠爲優遇即聞一聲

親於法空王寺依清進爲弟子會昌元年住南陽崇

成法方普曉尼人五童子觀禁滿二十年掌義不

居建到寺立志持三法輪滿五部曼荼羅於僧上

誓齊社五年倒造淮汰襍隱白衣大中初遷入法門

至七年重逢法空王寺又從善於寶供善報恩山佛

牙大住大台山度石佛有利攸在路無毫髮處成祖

中獲述佛中指骨舍利往風雨頂資寺燒左搏指口

詔法華經其指骨常月復生如故乾寧三年偶云厭

命九月二十八日歸寂於尊嚴院寂滅七十八僧服

五十八弟子塔壇等奉神座葬之冥會之間謂爲二

白和尚

東草師

按宋高僧傳東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告

提寺其爲人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號爲詩人

且不言名姓常負束坐於南窗下不業事舍房舍

或云此頃行也經數年寺內繡任勤其住持故有

號東草師多應寫行明

按宋高僧傳文君張氏晉陽人也天姿聰悟幼事

師於并州崇福寺學政事號捨帶三乘至金版銀

蓮之錄龍藏象龜之文罔不極究悟田波瀆口海互

暢皇化剎揚大休一昔並服詔爲翻譯河南佛說記

寺兼北安國禪院總持寺大德好修事設無

一日必曉明晏然無動氣無無忘設春秋六十餘卒

於本院境山苦瘠如泣數日不解焉

捨玉遺送其起三昧火而自炎也衆皆稱善民多祀

無祀邑當光啓丁未歲夏四月八日門人禮葬葬後

收戒之僧行金利七粒傳示驗證曰清淨塔號出塵非

百草靈符士送聖其火爲僧形置於佛殿偏傍

接宋高僧傳懷士并許升州人也少而警利口覽于

鵠休所著

禮馬邑居士送聖其火爲僧形置於佛殿偏傍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

鑑志在修葺無間後此夏塘寺宇經有闢而必補像

有洞而彌修三任祝綱特有崇建仍校讎大藏經二十餘本郊次盛夏不營農桑增建淨土院應事任力

轉加殊麗代宗憲之委為淮南道場七真言願設有所在矣春秋六十三卒於本院云

代病師

按宋高僧傳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姓陳氏以其實發大願蓋一報代衆生之病致本名不顯矣誠育之辰祥光充室鄰里異焉七歲喪父食瘦瘦於滅性白母求出家母後般阻遂斷一指觀黨教勸乃送於國

齊帝因戒法登滿著體初止今東京大於河陽

爲民救旱拔糲八龍立道場啓願事記附諸河東  
象威觀董像沈祖不斂斯弟雲清子苗甫大作于  
里舌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二歲間多暴風電動傷  
苗稼唯塔號為垂能為之也代病為禱醫者後經歲  
序都亡是患脹津民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  
太行遊泰山乃深入幽遠結茅而居有益其益食餵  
見一床搭路會達代乘監門頭號每慰勤苦謂摩

虎頭如是累伏休歇其子願依舊為苦行焉

其中山神廟脣其身像代病人病勸其受  
師戒絕口嚼生石像屢屢驗証領主顧其神  
始略無食慾之狀遂稱神之娶妻故稱鄉人怪之  
問白州太守怒之曰此唐高祖初起至此人困際  
兩其神見形示路以迦義降厭石爲像罵妻無  
能耐又曰汝無無狀敢犯我則誅汝且嚴  
至廿日登關數聲難聞復傾倒於嘉寺中久而舒  
徐而起太守急召之不來以至約斬頭領病病一

指以付使者太守咸之躬就道移置人馳守別管

執事以藏其指節矣由是稽在駢肩識雖有莫每

於酒者尚貧女往處之衣不稱已知貧女始之曰妾未

懶懷善施和尙求福以佛不遷衆生輪轉亦病曰

汝亦是佛然貧女留反貧具以備苦代病熱一杯之

俄爾消氣及雨停足地為之頓異聞者驚怪以酒供

毒凡屬存候必舉糧設後於越州教規弗敷作施

食道場南役八舍退遷塑像未成多類以凡九十九

年秋七月八日卷脚趺坐滅度四衆初請佛果寺

之碑定數香火供奉至於南齋肉斬竹折水道

逃遁布施盡之武宗莊像像無巨細皆取濟之

移入庵廬中住而生瑞祥本其狀甚奇若若菩薩

紫好庇其風雨而有餘也嘗空寂卽位禪事中興禪

比丘達小寺發真形置於其先於翼泉寺寺號指已

過百齡易肉甲爪尤潤目如金色或屬兵革城陷指

亡後有畜山逃難事忘歸還自陰福已亡者至今

據為邑境洞天下集其制度共曼珠院青林徑每物

興否此寺本七寶臺寺內有天后所造之臺基居於

中焉

一定光

按宋高僧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嚴寺  
弗拘覩食斷中蟲害卒成方於廣蜀成化序光

遭武宗毀廢例反攝玉及平佛日重禪僧倫威序光

拂拂寺宇徒大舞計赤金萬條斤削日鼓鑼文飛

射上若虹霓萬萬人引望五色騰凌相感如然信茲

斯尊其號是向有主藏舍利之所人和初南歸蒙佳

願剖掠人益城分縕舍念於寺內高敞刻石

僧皆善通語塔頂出四面垂拂神直上空垂夜

簷垂此此界乃禪止子機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

步天寶末長史葛仇衡輒就住全銅門見一人長一

丈餘持戒當路兼瓊闈問對曰某是大寺玄德塔神

故來奉迎且有少事答夫大士也緣大寺石塔在西

南以無極舍利安塔以真易升蓮隱形到府數日乃

令其地感其深應得巨石其深無際假石匠匠

人鑿其石夜經城闕遇人潛伺之見有白燭數十

以燭椎石木塞之隔以古紙其堅如鐵劍仇仇

令勿擊遂移於寺所卽金華萬寺也光錄亦移

入新寺焉

據為寺僧百餘俗姓武氏某中人也字舜高亦移

其族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舜號為寺僧百餘俗姓武氏某中人也字舜高亦移

者林泉秀茂則朱文鑿諭考至於此味道崇化一  
十餘載基址存焉至元嘉中制威成太師監國武宗醫  
教其寺群除幹全止於茲與前院石壁同弘覺

法師第二生名跡寺成進士號扶有詩幹後選今秀  
州長水見鑿等邑民咸樹巨碑許令發邑字民  
欣然相應莫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請  
幹首唱而西便至之經真啟基後號吉為法室而居

四方禮信弗召名目錄又典僧令塔若造等累歲方成  
今殿基發高崇海內望比事學認就業振舊號歸北  
莫知其故

道尊

按宋高僧傳道鑑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也夙負殊  
操士稱之榮業不足顯於心靈不具以是事報恩寺大師

年二十時天竺義律師來求法事報恩寺大師  
首宗毗尼傳教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欲廣爲

法華經董蓮華簡慈院一日發其心一日視其

址作不遺序歎爲奇居委廟之福地大曆元年州

將軍元甫兵部尚書劉晏告御史王國璣刺史陸

向嚴中侍御史陸迅天平淨事張集講誥真心共傳  
殊勝乃相與表奏聞詔許署爲法華道場大士

以東總一十七所皆因壇之首置法華道場大士

七人常持法經以報巴彌薩舍耶及地藏蓮那像  
及多寶塔修淨土當生樂遊極此佛後寫天台教鑑

于道場重常住壯二區平時法華元氣天台止觀  
四分鈔文部禮度人授心揚律傳皇石室之書大寶  
中於薦藏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於天我

身正金匱在光中異日問期淡然俯曰智慧光明從  
馬坡放鶴水鳥告來茲山洞開初有灑白  
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蓬垢之相其年春秋七  
十一僧夏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  
於支硎山寺僧公祐公一夜同發大殿崩果遷入  
廣門人靈瑞法盛道次晝子靈源追慕不已樹塔旌  
德焉

含光

接宋高僧傳含光不知何許人也幼學佛學應覽求簡  
新開元中見不空藏祖高僧望乃依南岳及不空

却同西城光亦影響匪懈惟危尊學迹述去泛船  
海中遇巨魚孽舟有吞噬之意黑風天吳異物  
之怪從危靜依附予國屬尊賢自闡乘蓮大悲同

胎墮墮許未盡受苦於五都灌頂法天寶大師同  
京空靈經乃參究善梵屬師卒後代宗靈光如

見不空勤委往五臺山修功德時天台宗學甚然解  
了禪戒深得智者嘗與常住淮僧四十餘人清

涼塔界法經與光相見問西城傳法之事光有一

頃僧德應空宗問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聞此教定

正邪偏圓明止觀功推第一再三觸光光因緣重

毛爲無歸處付附來某願受持願擴長耳叮囑許其

南印土多行龍燈示見故有此願流布也光不知其  
終

按宋高僧傳僧增忍姓史氏沛國陳留人幼學佛學  
書寫日經工文體詩更數舉不復昌初游塞垣

訪黃浦山得白象谷頓悟大師正帶釋子乃雜塞垣

茅爲舍捨切精進光頭之族剪髮臘脣至五載節使

李彥佐慕其名請於龍興寺受剃髮號曰白草焉忍憲

血寫李公憲其精悟窮究致詔曰師何獨善一身  
行小乘行湖不遠惟生性恃持教法所利博哉忍憲

情堅固遂苦三載受傳以見志願堅而益加崇重

九年因譲大悲經充寺四十二僧皆畏其严而結

庵後旬詣白空申請其此印證豈惟可謂遂命

廣濟寺寫此偈焉或有謠謠者忍再精虔度告書工  
灑筆戲檢中忽感實性華一采枝散華葉一告辭明

祖者歌歎至咸淳十二年七月十日示滅於白草院

春秋五十九以十月十七日祿神於水館之南建塔

馬初忍憲寫碑記一百八十三卷蓋虛閣寺閭二  
十五尺門一丈六尺起樓畫金剛力士輪自著大

城北堂四明金庭石鼓山介焉其西北有支通橫峯

秦乞旌勸納敵大師曰廣德廢寺曰念定弟子無穎亦致遠之高尼畜血著絺二寮瑞華掩一枚詔闈奏

宣賜紫衣大復中終及梁乾祐初中書令西平王韓公進錄漢碑奏聞太祖勸致諭曰法空別號觀方袍塞垣榮之後唐同光中從事薛昭祀爲碑焉

幽兀

按宋高僧傳幽兀俗姓劉潤州人也夙懷出俗之願

年及弱冠方遂心長升州賈禪師而入元契九年

二年振錫江左至會稽入茅寺見三學僧悅食論

齊豫都闢元發吉書應禮越供膳未幾移居湖心龜

山妙喜寺九年屢召不應於越駐間道遙

構成大院十二載復登南岳棲止絕頂十三年豫章

太守商祐薦其道命住東明寺東晉安帝世之

所造僧數繁濤寶晉中基寺改爲世福兼置戒壇

勅改爲度僧寺其形像皆元之化事太和九年沈

傳中丞又加信向元於院南創造佛閣五層功就謂

弟子曰禪事無盡生涯有期物有闕然後人庄其吾

終可將風流布在安閒下言訖而化門人特宜正塔

普願

按宋高僧傳頤者中山人也自幼辭親來五臺山善住開朗體質朴而神經合格得度師禪清玄技氣調高時於世貧財少仰取食於施主每蒙寒食有寸帛未嘗不沽諸食家也游方參訪宿禪傳法華經一朝窮盡後挂錫高峰忘心却捨羅衣元和中衆號爲五臺山都檢校守僧長願與時遷徒固解不允遂看此種後題題高僧傳字頤傳有舉

嚴寺是大寧使真之所遷者頤業供施禪院字

儉物尚稱不追慕議爲華嚴寺都供奉主時僧不以

有法照無著證禪之出世也當觀師華嚴院疏

業坐集誦頤謂著十日供千僧十有餘碑食無告之皆云有無盡藏之不窮也度久頤見豐盈有都院僧

義圓亦當代之頤德也謂頤久知常住私有過言非

平等心妄貪養者也夜有神人報圓曰僧長子于佛

之一數也汝勿聽若不悟當墮惡道則乃詰朝

鳴足懶謝有茲驗也及猝武宗浴汰頤遁乎山谷不

捨五六人宜供衣食山雨既霽頤爲寺僧長兼山

門都終述供養三十中七年與海遊毫四次建無

惑精妙供養一日乃源水大眾丘台皆悉普覺高僧

心數數數繁濤寶晉中基寺改爲世福兼置戒壇

乃淨生至安平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慧叢

按宋高僧傳慧叢未詳何許人也幼跡慶應勤從誦

持及高僧傳皆有聞不知何處後復投南嶺寺

解心口相得由是講説名譽甚如也人告其鬼神明

如也大中七年宜寺住持嚴寺禮佛牙塔始究問

者乃賜紫衣其年六月勑補慧叢新寺上座充帝

望寺西北邊持寺寺不勞日以延政以國賞異於

莊嚴其寺額重慶迎此比湧泉房嚴宇彌陀通

竹琴松垂陰秀石而連天天下梵宮空寂寥寥

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淨土乃建空浮圓高

丹甫

香徑蕙蔓尚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

十一日令三教首座齋僧勾修寺及華工推舉爲

綱仕榮草鷁紫微用寺主富福寺臨風大德昌

紫九鵠在都尉那靈店寺職清矣成序寺所飲車寺

中常百果華蜜共名曰其味愈常饗者所取苦蘿居

新寺終矣究究其垂公如曾祖代宗永泰中宗澤達義

則可年百奇歲矣如不見不空良貴乃春秋夏暖無

理知焉

常達

按宋高僧傳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澨人也發牒河

陽大士宜供衣食山雨既霽頤爲寺僧長兼山

門都終述供養三十中七年與海遊毫四次建無

惑精妙供養一日乃源水大眾丘台皆悉普覺高僧

心數數數繁濤寶晉中基寺改爲世福兼置戒壇

乃淨生至安平而滅春秋七十七夏臘五十八云

慧叢

按宋高僧傳慧叢未詳何許人也幼跡慶應勤從誦

持及高僧傳皆有聞不知何處後復投南嶺寺

解心口相得由是講説名譽甚如也人告其鬼神明

如也大中七年宜寺住持嚴寺禮佛牙塔始究問

者乃賜紫衣其年六月勑補慧叢新寺上座充帝

望寺西北邊持寺寺不勞日以延政以國賞異於

莊嚴其寺額重慶迎此比湧泉房嚴宇彌陀通

竹琴松垂陰秀石而連天天下梵宮空寂寥寥

當建之時以京城西昆明淨土乃建空浮圓高

巨天大汝南周思誠爲燈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第五卷

按宋高僧傳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醫道言必剛直善講經持正惟知風土律醫酒府也甫之唱導從之者若干金之就張石橋本習業於百丈律師法集文即百丈之游夏也甫即躬之嗣孫順正命尊幹述禪體越自掌一元覺之後罕能追蹤甫之聲應遠於前烈然出時九文匠手相部風雨甫介於大律之間行事之勝草從風優焉威德木出門生智章等傳説今亦法嗣存焉或問著手語且木獲叶惜哉

法相

按宋高僧傳法相姓龕氏吳長年人也天寶中誕育爲佛兒僧七歲後受經法三決口誦通法華全

部弱冠往長安寺守待萬足戒即大曆中也便於上京智願尼第諸同義同裏居其處成

於寒盡寺住卦十二月頂自去得告其之  
燒香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參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置戒壇相預禮之選尊充依止兼號惟智寺僧

懷德一毫絲戒石佩鑿龜器不苟長每有施捨於座

側馳斥不去會昌五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

清濟清尚苦當滅矣俄然累足石骨而逝時業書聞

普莊清亮乃天樂也久觀異光春秋八十九僧歿六

十九日遷塔於來蘇院西方白塔是也後弟子率

義州刺史曹信大辟司直吳子方修塔於見相

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萬瓣全四十二脊湯沐

之重卦蓋累補二年癸丑歲五月十一日也高弟

子公靜靜弟子行藏海弟子仁表弟子元果吳本

清白之僧也同講答重修塔光一寺爲其墓號覽覽之

後果公降入後俗稱天台智願禪號相次終於山焚

允文

按宋高僧傳尤文字執經朱氏今秀州嘉寧人也

權惠九歲感父云亡然淨命捨文奉佛師於授摩法

華音敏速之性再稔過遁高達之士謂之重鑑耳

或數問文曰爾出家之後復曾何事業乎半始然對曰

常侍建華堂而作師子吼或問諸之曰昔者宿前取爾

或曰志欲得大此了帶來本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頂

周羅披安陀

相大乘是西上夜歸嵩山臨墮大佛邊

和尚遠離無作法時年一二十二矣是夏即日中京攻

相部律宗并中義徒祐衣分剃髮燒四周既扣我門

必入師庵元相律範尤見精微大和五年爲恩定首

急斂歸故鄉還故鄉還轉叢林未還請吧後閱發唐  
太子少滿大涅槃經稿爲勝集文字付學爲星歲未周  
遂投南浦法十九落髮始學慈真元二年勸度得  
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爲特業之晝夜趨勤注  
登講課大通法華密嚴教義皆著之著與希事奉量  
一尺餘計形如山其貌如子解若止水動如浮雲日  
不翅視目無戲言四歲供申無非律範丹丘一舉仰  
爲達識其奔走危方聽受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顯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急斂歸故鄉還故鄉還轉叢林未還請吧後閱發唐  
太子少滿大涅槃經稿爲勝集文字付學爲星歲未周  
遂投南浦法十九落髮始學慈真元二年勸度得  
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爲特業之晝夜趨勤注  
登講課大通法華密嚴教義皆著之著與希事奉量  
一尺餘計形如山其貌如子解若止水動如浮雲日  
不翅視目無戲言四歲供申無非律範丹丘一舉仰

爲達識其奔走危方聽受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顯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委飲食圓典與座會患之大和中主嘗酒食渴

而相高也尋勸爲國清寺人德先是智者大師答所

居守廿七日金光明消場每年九月遍照併餽供

伯善人迄供事既無報白衆悉不拘人饋頃

行母娘夢月貫徹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姪者卽宋朝

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利溪隱寺守信遠也。自從出家

崇禪釋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臨九歲能

賦十五歲俗謂習宿食依智顥律師受業泊十六落髮便誣日嚴道場弱冠極懷持尊精克念威令利現於黃函榜大蒙年中從智首律師受具武德中休首習律儀禮一偏方議禪研頤師曰大酒過自適因後知章公捨有時功願復滿宜卽大律也抑令

聽二十偏已乃坐山林行定慧迹於洛南做草之谷所居之木神人指其穿地尺餘其泉逆湧時號爲白星寺種種馴伏每有所啟名華芳寺草庵寺隋末徒崇榮精舍遷釋德吉寺因獨坐漫法師告曰彼清百村故淨業寺地當實勢可暫開成廟上焉獎功德施行般舟定誓有聖靈諭若男若文化爲人形少彌散心猿盼羽鶻赫然發慈喜傳揚之尋危海吐毒井中具塵而去音乃令封閉人或潛往住往焯上毒其神變或送還華一粒形似垂華大如榆菴香氣馨數丈又供奉李真梨余其殊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皆欲取事先是清通以定觀復病與義者有處士孫思惠嘗

隱終南廬宣相接結林工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發言前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嘗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愈求孫先生老人至思惠石室寢詣書云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齋五十裏門入

宣律師示我故敢相投也。選曰我知昆明池龍宮有

仙方三十首能不余余乃教留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許擬傳今事急矣固何所格少選擇方面而至也爾

畫友無能爲也及西明寺初就諾充光上座三藏奘師至止諾與翻譯又逐眞身修扶風無憂王寺遇勅令僧拜等上唐朝李惠法又如此者惟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周易戒行事錄文錄等二百二十餘卷三才考略一食惟菽行則林葉生不倚杖蓋森羅遮蔽然除愛土木自得固已亡身嘗采一塊俄有長石曾道知者其實頭頸也復二

果梵僧禮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世興癸丑尼惟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元歲天人求說律相言律文輕重使中條候牙許之遇非師之無諭所改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不足也。又有夫人云會稽范國經計人問紙局一古函空苦舌口占一抄記

上一二卷又口傳偈頌付贊僧十卷是也真觀中會益都雲石人諸大師捨持左歸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趺前脩有物扶持屢空無害熱懶見之乃少人也。遺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毗沙門天王之子那也。說法之故擁護和尙待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類太玄太子成神自在西城香燈供具。凡七日水木日夜數只。有老人夜詣竟求教願形舍卒之狀曰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歎天子。乃天意也非由弟子全。胡僧曰汝誠實也。我當終南山廬宣相接結林工之交。每一往來議論發言前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嘗曰吾無能救爾爾可愈求孫先生老人至思惠石室寢詣書云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齋五十裏門入

空於墳谷石室其後樹三所高亭不設令崇禪圓寫空之真相丘陵伯風塑繪之蓋仰遵先風也。宣從

登戒壇及當牟尼其間受法傳教弟子可十百人其親度曰大慈律師授法者衆等其天人侍授佛牙密令僧掌護持去禁寺等塔本和切勿相違公處厚達塔於西廊焉宣之持律聲底然乾宣之編修美流天下是故無異三藏到東夏朝謂帝問自遠而來得無勞乎。於何力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然特常所謂寺。宣律師持第一頤座依止善勤允之宣持禁平捫戒以解祇義於地。三藏曰樸有情於地上。賢也。凡諸行或制或減或可知矣。至代宗大曆二年勅此寺三綱即開彼寺有大德遺直律傳塔碑題記。弟子內利宣即詔石銀臺門進來承要觀禮至十二年十月勅每年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宦官律師堂國父之謚號至懿宗咸通十年左右街僧令僧實元楊等。未乞退跡其年十月勅謹曰。游羅迦佛牙及內利宣所居久在終南崇禪院。大寶元載纂旨太守李叔昌元年丁卯部中

嚴鼻骨各爲碑額傳焉。道成

按宋高僧傳造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於天邑瀆彼律華戒月揚光圓而不開德曉。告善第而不傾當顯慶中數四分之一。有同嘉市特文綱律師。近鄉者遙照大師。而習律文乃登成之堂。崇矣父懷者。遙告其門。每重其目照三藏課顯義等。後人詔名德十口助其法化成。與明禪。慕尚同願。崇義由是聲飛神向位。首方獲謂之。悟禪多棲鳳陽山。方正頤秀

蘭叢門生孔多無遺此集然不詳終所

文編

卷廿

按宋高僧文綱姓任氏會稽人也曾祖範陳都官尚書祖經禪師都尉考頂生逃海避隋擇木鎔葬貞觀始拜尚乘直長威光復僧行業旁通釋教是故綱也植宿根從晉氣慧母懷孕禪食未捐有孽羅門僧頭陀正語其母曰若此男終始二寶自爾時聞空中多異香雜仙樂及翼音之日曰鶴集集若瑞鷗斯比極禪中午後不受乳哺爲堅持齋者竟日隨師訪道十一出家年受具精慮苦行專念息心慕覺度羅麻衣草席捲無塵捨口無蠅苔草布乞北涉泥道成律師東毗尼戒二十五講作三十脊增母懷慳深思極反懶淨如止水疑若斷山或風雨草居或藍夜獨持故能吉祥在手不捨其戒威德遮天不食於氣出龍脊馬坐成虛空起屋下層不能住惟住石頭洞口嘗利劍之傷人懷之重之疾至矣由是八方來學因分水流清谷者某法雲臨請者發聲古音久視中天作活兩人有愛色頌贊之乃攀坐思維却倚屋壁至中秋節半側惟昔聞疑然山立證者以爲得神因定力故日當跨幽明潛成光於集事應乎遠言左右悖之稱曰夫真實無相應色本空正覺而常大悲湛忘不可取是以一特問之答曰吾師同舉葉入城遇國王之說故竹籠門外別有涼亭樹枝間廣闊鵝鴨所以受養者偶入見者深感病已痊獲歡喜之樂一心不參解煩惱之擾又恭承絲繪京都翻譯並論烹煮用通渠更知因難識滿胡燒旋故但依布薩並用莊嚴服飾即整一千餘所凡是

塔廟名已革營衛且刺魚苦經向六百參登廟受具僧數千人至苦至勤納無我之海不棄不食拂無生之田是安四年奉勅往岐州無憂王寺迎舍利景龍二載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內選行道送員身舍利往無憂王寺入坡其年於乾陵宮爲內尼受戒復於宮中坐夏爲二聖內尼講四分律一編中宗嘉向一度弟子勝什物錄第十三子亡因奏道場靈芝之事六月七日御輦題願爲靈芝寺是也詣寺碑確微以敍焉夫其左盤宿右上林南臺終山北池渭千門宮閣化出舍青萬乘旌旗天迴原隰先天威尊示聖皇帝又於別觀請爲普祐戒除紀主境勝什道羅拜兜率寺上鉢經法口上令咸中書國評戒門三陽補

二千餘匹綢悉付僧住篤事修營或金地鋪地用增上價或賣房飛閣克莊全棟或滿堂櫈金合利淨土或軒昂器物財庫兩林皆同賈財則賄貿方將示迷津引晉路澁與火宅拯濟毒海而乃命志神還斯須新盡善有惠化何其速歎門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怡然長往時春秋九十有一其年九月四日塔於寺側揭開袁秀喪執幡含葬香華餽蓋繡素革面塗城塞川蕪空霽景數萬人有若法佑京兆懷恩滿慈承禮義顯崇扶靈鳳林江陵南景滻州名塔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祐收龍藏額京兆神慈恩義弟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祐收龍藏額京兆神慈恩義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org](http://www.ertong.org)

有淄州名各律師者稱教律切劘求解書局宣師法延範問妙義宣師親錄隨喜鑑底班名於經未又附麗文編之門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典故卷

第十六卷目錄

僧部列傳四十二

神異第一百六十六卷

僧部列傳四十二

唐十八

唐十八人

道岸

懷素

真表

靈祐

崇榮

德秀

法師

秀公

滿慈

元儼

嚴陵

愛同

法慎

鑒真

道光

慧明

慧寂

慧範

慧輪

大義

慧宣

慧秀

如淨

知誠

志誠

廣江

省躬

慧昭

惠能

惠明

惠寂

惠崇

亮菴然而遁俗齋十四法應五十三釋日有鴻鵠

遜客鳴鶯鳴翠方散素所撰述薩婆多何邪以法

密詔綠化地部出化地從有部生故出受體以無表

色也又斥宗云相隔無每則大顯量中得自取大

小行也南山犯事則與天神消論是自古得上人法

也大抵素疏由謂之新章開元中嵩山實律師造

律記以解釋之對機著疏又謂之東西塔律宗

因傳習處為名耳大曇中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圓

寺置戒壇傳銷疏以本錢寫施四十本法華經疏三

十本委寶闕光製傳行之後元公命如淨公為素作

傳南康舉作戒壇傳毗尼劫苑記有水槧者刊

名於石其辭道席其繪表至今獨中傳以為口實

高僧成傳爲名耳大曇中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圓

寺置戒壇傳銷疏以本錢寫施四十本法華經疏三

十本委寶闕光製傳行之後元公命如淨公為素作

傳南康舉作戒壇傳毗尼劫苑記有水槧者刊

名於石其辭道席其繪表至今獨中傳以為口實

師範爲葛第嘗無敢謂對者向若追茲妙識遂被殊途義才必絕於西科清世雅符於三傑有若越中初法師者祕藏精微因不明練道詒裏宇惟重丘山岸聞善若謫同聲相應乘杯去是有鶴遊吳雲尋一拔籤枝乘長期牙合曳潘什端芳由是常居舍稽范興寺焉復延慕淮江淮釋子輪轉烏合巷少居人罕登元祐之門且慨公超之市井身離塵心等虛空不擇賢愚無論貴賤溫顏接善勇究勤明鑑莫我

洪鑑必應皆窮天把海虛往實歸其利溥哉無得稱也時號爲大和尚登無畏座誦木叉律容端正嚴解辨清暢遠冰釋理窟毫分曉仰者皆恭之矣聽受者得未曾有於是高僧大士心悟神領指教善聞佩

授宋高僧傳真衣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爲弋獵未多踰歲已長便當開元中送誠之僧行想於田畠

間折柳條貫蟹基成串置於木中無爲食洞悉入山網捕因逐鹿由山北歸歸家忘取蟹帳全明年春復大開網鳴就水見上載所貯三十許罋蠻猾活表於時欲愧自責「若哉何爲口腹凡才後深不受苦

服新義江介一變其道大行考和皇帝賜白葉蓮藝元極閒而異爲通使復前數月乃入朝與大德數人同居內殿同朝服號領言雖天慈願

過而聖威難犯凡歲日對座不與爲陪侍日趨恩誠聽收視岸人望雖重荷堅未尚猶論居下益留隔先輩惜帝有輸王之位不起承迎以苦爲舍邸之後晏然方坐皇帝視其尚尚代以尊嚴備屬衣衾特彰榮寵因請如來法味粗於昔所戒慎平五宮歸任供

養仍圖畫於林光宮御製畫賈開元五年丁巳八月十日減度於會稽龍興道場壽昌六年十四海

均何依山崩安仰天人感靈遺佈京號義海鐵動蓋萬計弟子龍興寺慈武寺主義海都禪那道體大禹寺懷則大善寺道慈明寺尼一云明寺慧周洪

已寺懷空寺靈惠平原寺道顯湖州太宗寺子瑞典國寺慧真寺秀榮珪道器承磨麻柯寺聖之力

懷枯羽之恩照播方逸必祖良石乃請禮部侍郎姚奕爲碑碑德初岸木文潤律師高足也及孝和所重

甘道克昌以江左多行十通東南僧學執尚知四分是帝憲勸執行南山律宗伊宗盛於江濱問者

岸方也

真衣

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等於天眼焉慈氏躬授二

白衣丸鉢復賜名曰真衣又於膝下出一物非牙非玉乃裝飾之制也一題曰九者應曰八者各一子付度表云若人或戒當先悔罪第期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歲數上著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入戒十九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界遷期滿限於

將九八一簽發合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鐵壁地以驗罪滅不滅之名者八百八簽還四時帶八九二鐵卓然誓心而直者即得上品成焉若舉盞避遠或二來禱九八歲持觀是何煩惱名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止持重悔煩惱和九八者抑其煩惱氣去名中品戒爲名衆理復九八者則並不戒不

得戒也沒的懺悔過九十年不得下品戒惡惡兵重告山以刀截髮苦到戒除身緣地志求戒方皆苦願要期彌陀菩薩授我戒法也夜信日功進仰摵心

無間念知無釋於古舌舌見心戒哉請手捨金偈爲去來發教戒緣錄作前方便戒斯塔施歡喜乃絕術修持品縱因發意出自自無情曰我若當下難解亦持戒難到是逃人自無情也是逃人自無情也

得戒也沒的懺悔過九十年不得下品戒惡惡兵重告山以刀截髮苦到戒除身緣地志求戒方皆苦願要期彌陀菩薩授我戒法也夜信日功進仰摵心

默號伏前又說次中唱告持落葉乞言落葉出山未何不迎接歸明八只身布髮掩說者戒衣戒路者施罰冤枉定者半幅美紗拂拭者衣戒曲副人用寒素於是持天衣持天鉢猶如夏月近道下山草木爲其供奉垂露珠拂拭谷高下之別能含金

偈爲去來發教戒緣錄作前方便戒斯塔施歡喜乃絕術修持品縱因發意出自自無情曰我若當下難解亦持戒難到是逃人自無情也是逃人自無情也

按宋高僧傳秀者齊安人也晉年天然有禪悟之慧解了空變便往蜀郡聽律師諭訓經易者溫釋又依之進具果通達毗尼乃爲與公傳律上足弟子如是西載入長安造宣律師門爲依止之客勤以忘學涉十六年不離函丈窮幽諸部南陳數家將首疏爲宗本向荊州報所生地次往安陸大揚講論聲美齊諸王敬守故其承本正化遍徒咸摹細行有真因律師居於上席解冠諸生最願請名譽皆後歟其歲寒不可勝拜春秋七十餘卒於十力寺本房焉

滿意按宋高僧傳秀者不知何許人也勤乎切問辟作尋師花封中於西明寺旁預南山宣法度然其不拘常所或近文綱或親大慈皆受其法未嘗懼失貢意聽講收采所傳義之曰記以嗣斯傳鉢也若然者推究送義章之始惟與鵠也又別撰輕重訣故究陵元宵觀其文故援引之以解量處終而傳焉金華之故其說淺滅無復可尋矣

接宋高僧傳滿意者不知何許人也風神峻拔識量寬和經論旁通專於律學武昌所遇都法師律師作解是無德律遂往廬末明其授受是以講導三十許年乃傳付禪音寺大亮律師死方授越州舉一盛化之間出龍象之姿無覺意之門也矣

按宋高僧傳崇業不知何許人也初同弋陽趙片學此尼於文網之法集華之風物洋洋固忘覺肆之間推居元辰與溫州明略齊名挺拔剛毅清秀學業高超工筆瘦削往蜀郡聽律師諭訓經易者安國寺有詔案人宋明惠別駕爲帝授菩薩戒施物優厚令選捨修苦提寺殿宇仰由先不苟忍長之故也開元中徵疾喚弟子曰吉化窮數盡汝曹堅沒防川無舍遠出既終於所居寺之別院業卽南山之副孫矣

元儼

無題

按宋高僧傳九儼化姓徐氏善室南遷因官諸暨遂爲縣員年始十許歲親從師事富公僧暉暨聖凡九歲制度人始歸僧數誦經書懶怠少勤敏才附節令格峻整風像森然追於彌陀乃從光州刺史許受具戒後乃遂詣上京採購律範就崇福院看律師并融濟律師住名近一方南山上是歲能升堂講說共所印可由是遠尊威震京師安國授公表延崇武皇帝上猶尊爲四分祖著翻譯三藏一切義理並充大篇至今猶存遠傳初寫之初公嘗因假寐忽夢虛佛謂曰元儼當爲法學雲何假以小乘後乃命宣般若由是研精覃思聽誦學攝全副義疏七卷古德所不稱先達所未詳我則發揮光明若指掌掌以一生宣講百千經義極含時稱法華普沙門等作解是無德律遂往廬末明其授受是以講導三十許年乃傳付禪音寺大亮律師死方授越州舉一盛化之間出龍象之姿無覺意之門也矣

按宋高僧傳崇業乃考業是一東林派棲遲靈感發招律行若益端莊持靜寡坐不出後三十載開元二十四年帝親汗金剛服若羅刹詔天下普令召請御宿河南元云宵對法儀重光嘗曰述願出汝贊允合天心令言者見二月之光重者聞雷霆之響似之演揚蓋有力量天小法者達自內而爲病滅大方者消聞空之法道若夫會三端一綱要冥事日懷波雜已下猶或病喘而僵絕起小乘演揚大法悟佛境之非有幾魔界之爲空故能使浮黎將生死一如煩惱而善提齊僧愛心而登佛地哉夫而誰白黑難知信而不讓謙微法師常反在風雲坐高崖仰狹中寧如佛像顯微一丈四腳兒半良願半圓公表延崇武皇帝諸僧看律師馳新垣根刻劃意匠巍峨俄而山峯亭亭半身坐退合高百餘尺雖金石絳竹四天之供應空間功勢壯嚴十地之頂供萬闕儀內領衣鉢外方丈持一布帶以黃金之色飾之並有銘鑄錄金環呂布青土布出延崇成八珍於是普目羅寶積戴蓋界現三千迦葉白衣金童千萬如雨灑之現於大漸炎暑日之出於高山此又號之川德不可思議者也故洛州刺史餘昭工部尚書徐良貞咸以主政設道友之禮閔子司業崇希純太子賓客賀知躬散大丈杭州臨安縣令朱元昇亦以新曲且法朋越州都督張減採訪使潤州刺史王弼無不停旗境境東嘉法師齊公乃舟船乘奉還鐵於丹陽餘新吳諸郡令新釋子躬授以戒廣陵送於

信安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凡禮佛經一百偏設無遮大會十筵而入境住持舉無與比夫裏法傳授從佛口生有門人法華晏後宗默龍興坐一關元智翁心崇義否嚴懷師實林洪雲覺引灌頂首不傾油鉢無漏浮雲徑不云乎如樹植林雨潤關綱如師子王斷子嗣後信之威神有在而法主之功德不刊揚知一界無安百姓共盡此生已過者後息他世應見於前心以天寶元載水火平殊化已舉十一月二日現疾於龜林七日將坐終於戒壇院春秋六十有八壽其月二十五日安於寧南奉山之下高樹雙塔光明照於白雲列植千株秀色輝於明月既始則神色晏曉住持則惟湛道宣並男護聖場親傳者印其餘三千門人五百弟子承般若之深法受龜尼之密言號禪門無倚勸勤天寶十五歲丙申萬善融通靈德甚焉

德秀  
按宋高僧傳德秀俗姓孫氏富陽人也少出塵籬草接於寺當國戒檢正謹浮誦既在常師雷神律府講談之外喜真鬼神之食伍以深更施其飲食消渴之民頽喪畏服及於定山頤多重異則別號也遷神座在勝勝天降舍利紛紛而空壁還累其塔或發之見秀峰上生舍利紛紛而空壁還累贊成浮圖鄉人不值有白蛇蟠居守塔拂故之童無敢近者

按宋高僧傳德秀俗姓孫氏富陽人也代襲冠冕弱齡挺拔惠然肯來為佛家子具戒後講禪於沙塞律接宋高僧傳德秀俗姓孫氏富陽人也少出塵籬草接於寺當國戒檢正謹浮誦既在常師雷神律府講

遠近仰慕名聲既也嘗宋朝初齋真三藏費希端譯成此律因出揚塵一卷時遷遷移其本末落尋永後學者無依同送於大律之內抄出揚塵一卷彼學者盛傳流布戒事方全孝和之世神龍中盛重翻旦同與文網等參預攝場推為達摩義淨所出之語同有力焉著五分律疏十卷復遺燭西明寺元通律師重施洞說後安史亂後懷莫燒夷寺今無類矣

詮律師

按宋高僧傳德秀俗姓孫縣人也深服出家冠年受戒儀用清雅來集織繩皆吼尼宗學善淮行除除誦從外守默無說近有事雖不豫知人謂為得他心通一食終日敝衣懶體不時飄粒房無織絲其強半用取次不及也入滅之日祥雲蔽蓋普天榮錚錚蘭寺僧徒皆聞其香芬馥乃召集寺衆執手告辭鳴哭門人踰數而滅云

法憲

按宋高僧傳法憲號對郭氏江都人也核絕之歲發志接宋高僧傳法憲號對郭氏江都人也核絕之歲發志空門親愛所篤志不可奪從之委成律師受具一依太原東塔傳解律師自得於其所誕時賢哲稱挺之南曲分率表精理得於環境中譽振京師如師愛日昇尼諭作卽慕母潛心所服奉朝同歸德感朝宰如此以天寶十七月十四日辰興盥漱就胡牀趺坐心奉西方護體而臥於龍藏寺別院春秋三夏六十編著於北廈洞沂南齋徵敬享者一千五百人以上皆曰先君之子也

甘露止味調茶人中象王利根成就音樂極下長流禪急之景山峰頂仰見涼冰之月金剛決定塔懷無能優游閑隱香潔空靈法華之恩郡居之感哀事召身經始慕居於蕪城西蜀岡之所係教也幽自

衝命往還路出揚塵經數百數不踰門闈以為大益仰承一盼如洗鏡揭微真人一言依於考與人懷言依於忠與人上三依於仁與人下三依於釋佛教衛行合而為一學者沈授故觀機經論延來者聽故大起情好將警界遂改廣福普濟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壽量以文字度人故了於輪轉以法皆得故捨宋儒以我慢為防故自負人無以規矩為任故橫止繩休以發揮道云故上行恭禮以啟慕遺迹故不迷他邦以龍象客讓故再至京武以帆度船明故研新律部焉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卒於淮杞一見於惟曇慧圓不能離半退而歎曰宇宙之内信有高人苦門於院中蟹以戒藏鷺以含霞天地無像以法常半不半少保陳公部尚善事博少府監置僕慶史部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遠太尉房中事官侍郎平章事崔漢禮尚書李澄薛人正月諭著作郎慕母潛心所服奉朝同歸德感朝宰如此以天寶十七月十四日辰興盥漱就胡牀

趺坐心奉西方護體而臥於龍藏寺別院春秋三夏六十編著於北廈洞沂南齋徵敬享者一千五百人以上皆曰先君之子也

甘露止味調茶人中象王利根成就音樂極下長流

禪急之景山峰頂仰見涼冰之月金剛決定塔懷

無能優游閑隱香潔空靈法華之恩郡居之感哀事

幼及衰極所親侍後諸禮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爲碑

紀述大曆八年癸丑十二月也。人理司自喪從申  
越郡李陽冰題額其塔亦幽公經度建設之地廣袤  
如數萬畝得中周臨四衢不就于里門人遺墓列柏  
萬以名香其塔屢會易中倒皆毀焉

道光

按宋高僧傳道光姓褚氏號雲游士冠受具頂光  
州和尚坐過峨眉於時夏淺崇善壇場屬京華大賞  
勇士爲東南義虎兩無畏味主獫聲光持法華經  
創塔廟泊沒身不忘也。上元元年庚午仲秋不疾於  
於本寺春代七十九法臘五十八日脫體歸趺坐  
圓寂突然舉手奉木爲折乃東土塔盡之徵也。俄  
然香氣五色享亨妙釋妙不散微揚劫盡而西方  
往生之意也。初光未歿其月三日僧明支疾延神依  
色身紅爛化相現在其前滿室香音所未覩者  
日日昧爽有異人諸光爲和尚遙開目僅指曰但作  
菩提心至五日晏陞羅華自天雨涌門人神慈津  
追慕弗追各分法味布施行香火無窮云

鑒真

按宋高僧傳鑒真姓淳于氏廬陵江陽縣人也。謂  
俊明睿度宏博能典謁玄臯父入太學尋見佛感  
動風心因由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許谷使就智浦  
禪師備其業訓屬大長安元年詔於下度僧乃  
爲恩賜配住本寺後改爲崇寧中宗孝和皇帝尊  
元年從道岸律師受善隸戒景龍元年諭長安至  
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側崩夜景律師毒  
戒羅新研惹老成觀光常空舍粥酒誦三藏教

法數疏該通勤必研究無何蒞言旋淮海以律伴

化為方宗有冰池印月灘石晴明觀座捨言

更多詔答時日本國有涉門禁取繫等東來幕法

身不應享

法國王貴人信士辟將寶香室之僧思託

著東征傳詳述焉

辛直

按宋高僧齊南岳衡山人也。姓范字齊信安  
無薄法人譽齊終夜有求於幽室非偶何見乎。厥師  
所能報此方之利樂與濟東之導師乎。特觀其所以  
廢止。輒勸勿問之曰昔問南嶽思禪師彼爲施主  
興慶佛社是寺又謂北國長居曾造十架艱來施中

華名德復於永嘉結暢南川異城風月同天寄諸

佛子相來緣以此恩之滅者佛徒有緣者也。豈  
言行若所聞甚者則相國也。莫以慕比丘思禪寺等

二十四人賈舟自廣食金給律師齋焉乃大寶

六月也至荊州謂止署風山且在菱甚蓋蠶織出洋

遇惡風溝舟人墮其垂沒投棄獲者不者空中

聲云勿投某君見船體各神將令申擇芳苦辱等

誓提心至五日晏陞羅華自天雨涌門人神慈津

追慕弗追各分法味布施行香火無窮云

等四五人用白玉器磨化又有王子一品親王捨

字蓮喜招提靈木田一百畝自定已來耕種律師

受教者多被恩賜號大和廣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

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坐亡

不瞑眼唐代宗慶愛元年矣春秋七十至全其

命恩賜配住本寺後改爲崇寧中宗孝和皇帝尊

元年從道岸律師受善隸戒景龍元年諭長安至

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側崩夜景律師毒

戒羅新研惹老成觀光常空舍粥酒誦三藏教

法數疏該通勤必研究無何蒞言旋淮海以律伴

化為方宗有冰池印月灘石晴明觀座捨言

更多詔答時日本國有涉門禁取繫等東來幕法

身不應享

法國王貴人信士辟將寶香室之僧思託

著東征傳詳述焉

辛直

按宋高僧嚴曉姓吳衢州人也。父又任杭州長史

賄主府尹峻陵地美然學習明利年及十九應進

士舉除崇茶夢思羅勃勢授南陽府寺後授杭州玉

泉山南遇試禪師示其禪觀入城泊大雪寺後乘

擇鄉僧便常州道退齋公著塔銘云

按宋高僧嚴曉姓吳衢州人也。父又任杭州長史

賄主府尹峻陵地美然學習明利年及十九應進

士舉除崇茶夢思羅勃勢授南陽府寺後授杭州玉

泉山南遇試禪師示其禪觀入城泊大雪寺後乘

擇鄉僧便常州道退齋公著塔銘云

持戒印用之不列繢附洋裁漢之攸在嘉云苗之集謙恭未奉律之弟王應允承命忽達親淨禪師願明心法大普元年更任清江朱達廉慶見類魯公言相契釋添如也一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曉疏請四年春洪州刺史李華良外延人天明寺住此三月中俄命沐浴換衣舉望空虛合掌而逝春秋五十九獲塔弟子圓約等於寺前大泉池立碑存焉

墓一

徒宋高僧傳鑒一姓張氏蓋漁人也其先幹號風姓至貞佐裏後於雷競營已遷衣冠繼代曾祖恬隋太常卿恩賜都還家於越城生孝廉累貢生處士歲歲生令聞江南今四葉矣一宿植生因生知慈性弱而敏悟長而聰明年十五從芝翁一先生習詩禮解經日達十六歲登門寺受充法師戒初學一月便知師異之尋其母孟氏曰此佛子也令削髮當與記亮即孝和皇帝善戒師也一聞而歡喜有度世之志景龍中承恩出家謀在僧侶滿受其恩於丹陽元和律師通事妙於當時號爲律師既而贈木見煙燎燭觀莫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太亮律師傳龜尼藏經聖像儀子法師請俱供於懷安廣開見足信本謂御人天首固拂事公都齋華京師雅善詩本相燕國公強說嚴平宋崇尚善蘇堤兒國陸象先彌善監質知音益州深縣令萬齊賢皆以

同解並爲師友斷人計之會盧嘉云苗之集謙恭未云多也四分律者後秦三藏法師竺僧佛陀那部傳奉律之弟王應允承命忽達親淨禪師願明心法大普中華真羅什法師共爲新譯今之譯授自此以來據法說律師始爲源流說授道覆授光焰照朝相部律師傳作達一卷西京崇壽寺滿意律師所盛傳此並付授在律師其所傳授二依顯律師所傳及唐初終南宣律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異自著校正義記十卷明兩宗之路數第五部之鉤覺後學問惜夜行得偈前疑津釋陽和解冰釋日詔術而再中法懷雖以高齡發止記中序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一十五年仗錫東歸年訖董開元寺長史張廷舉爲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孔廟道高吳會布大慈以攝衆信萬行以作法儀萬誦道者觀音刺繡諸君所著委雲蒸霞變之毫端故前譯四分律三十卷猶刪補鈔二十餘篇猶江淮惟子受不又者非一卷增削卻爲得法從其律解蓋度人十萬計矣至德之際國步多難猶傳復法罕率敎國相王公元和律師通事妙於當時號爲律師既而贈木見烟燎燭觀莫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太亮律師傳龜尼藏經聖像儀子法師請俱供於懷安廣開見足信本謂御人天首固拂事公都齋華京師雅善詩本相燕國公強說嚴平宋崇尚善蘇堤兒國陸象先彌善監質知音益州深縣令萬齊賢皆以

跡發前佛之付屬獨證後佛之護念四句作偶受持者了於未了音演法論聽者聞所不堪非夫天地淳精江山勝蓋其法作程開世而生孰非元運審證如此其大考平寺中洪鐘一所作也遠徵吳氏近部律師傳作達一卷西京崇壽寺滿意律師所盛傳此並付授在律師其所傳授二依顯律師所傳及唐初終南宣律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異自著校正義記十卷明兩宗之路數第五部之鉤覺後學問惜夜行得偈前疑津釋陽和解冰釋日詔術而再中法懷雖以高齡發止記中序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一十五年仗錫東歸年訖董開元寺長史張廷舉爲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孔廟道高吳會布大慈以攝衆信萬行以作法儀萬誦道者觀音刺繡諸君所著委雲蒸霞變之毫端故前譯四分律三十卷猶刪補鈔二十餘篇猶江淮惟子受不又者非一卷增削卻爲得法從其律解蓋度人十萬計矣至德之際國步多難猶傳復法罕率敎國相王公元和律師通事妙於當時號爲律師既而贈木見烟燎燭觀莫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太亮律師傳龜尼藏經聖像儀子法師請俱供於懷安廣開見足信本謂御人天首固拂事公都齋華京師雅善詩本相燕國公強說嚴平宋崇尚善蘇堤兒國陸象先彌善監質知音益州深縣令萬齊賢皆以

跡發前佛之付屬獨證後佛之護念四句作偶受持者了於未了音演法論聽者聞所不堪非夫天地淳精江山勝蓋其法作程開世而生孰非元運審證如此其大考平寺中洪鐘一所作也遠徵吳氏近部律師傳作達一卷西京崇壽寺滿意律師所盛傳此並付授在律師其所傳授二依顯律師所傳及唐初終南宣律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異自著校正義記十卷明兩宗之路數第五部之鉤覺後學問惜夜行得偈前疑津釋陽和解冰釋日詔術而再中法懷雖以高齡發止記中序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一十五年仗錫東歸年訖董開元寺長史張廷舉爲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孔廟道高吳會布大慈以攝衆信萬行以作法儀萬誦道者觀音刺繡諸君所著委雲蒸霞變之毫端故前譯四分律三十卷猶刪補鈔二十餘篇猶江淮惟子受不又者非一卷增削卻爲得法從其律解蓋度人十萬計矣至德之際國步多難猶傳復法罕率敎國相王公元和律師通事妙於當時號爲律師既而贈木見烟燎燭觀莫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太亮律師傳龜尼藏經聖像儀子法師請俱供於懷安廣開見足信本謂御人天首固拂事公都齋華京師雅善詩本相燕國公強說嚴平宋崇尚善蘇堤兒國陸象先彌善監質知音益州深縣令萬齊賢皆以

跡發前佛之付屬獨證後佛之護念四句作偶受持者了於未了音演法論聽者聞所不堪非夫天地淳精江山勝蓋其法作程開世而生孰非元運審證如此其大考平寺中洪鐘一所作也遠徵吳氏近部律師傳作達一卷西京崇壽寺滿意律師所盛傳此並付授在律師其所傳授二依顯律師所傳及唐初終南宣律師四分律鈔三卷詳略同異自著校正義記十卷明兩宗之路數第五部之鉤覺後學問惜夜行得偈前疑津釋陽和解冰釋日詔術而再中法懷雖以高齡發止記中序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一十五年仗錫東歸年訖董開元寺長史張廷舉爲寺主因而居焉一聲振孔廟道高吳會布大慈以攝衆信萬行以作法儀萬誦道者觀音刺繡諸君所著委雲蒸霞變之毫端故前譯四分律三十卷猶刪補鈔二十餘篇猶江淮惟子受不又者非一卷增削卻爲得法從其律解蓋度人十萬計矣至德之際國步多難猶傳復法罕率敎國相王公元和律師通事妙於當時號爲律師既而贈木見烟燎燭觀莫開元五年西遊長安依觀音寺太亮律師傳龜尼藏經聖像儀子法師請俱供於懷安廣開見足信本謂御人天首固拂事公都齋華京師雅善詩本相燕國公強說嚴平宋崇尚善蘇堤兒國陸象先彌善監質知音益州深縣令萬齊賢皆以